

漁磯漫鈔

掃葉山房發行

漁磯漫鈔卷之九

汪琇瑩少湖

雲間雷 琳曉峰同輯

莫劍光治堂

瀟香莫幹齋

L242.1  
315  
(4)

龍蚌鬪

康熙五年八月。寶山大風拔木。居人見海中一蚌。大二三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弄。白光亘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風雨晦黑。一白盲奮爪攫珠。為蚌所齧。良久。伊得脫。沉入海底。若負重傷者。餘四龍各散去。天氣頓霽。蚌浮波面。竟夕不沒。珠照耀如畫。

法華經

始多植棉花。順治甲午六月。雷震棉花。焦灼二畝許。獨中數尺花俱無損。土人異之。入土丈餘。得法華經一葉。下潛白蜈蚣。始知雷擊蜈蚣。碍經而免。人乃搗殺。

之

飛蜈蚣

漁磯漫鈔

卷九

一 帽葉山房石印

康熙甲辰六月。塘村農披蓑戴笠。在田芸苗。忽雷電大作。環繞其身。農懼而走。雷電隨之。急棄蓑笠而奔。雷擊蓑焚之盡。及齊視之中有赤蜈蚣長尺餘。有兩翅如蝙蝠。已被擊死。識者謂此飛蜈蚣能飛食龍腦。雷故誅之。

楊公先見

明楊公廷和柄國時。弟為卿者一。任方面者二。子姪恂等通顯者數人。既而長公慎復倫鼎元。賀客闐戶。公顰蹙不歡。客問其故。公曰。君知傀儡乎。席將散。則傀儡盡出。天道惡盈。我恐曲終席散時也。未幾罷相。升菴遣戍。恂殺人抵辟。其餘死亡略盡。人服公先見。

蓮笠

六硯齋筆記曰。蓮初透水。為驟雨所淋。輒中夭。因剪荷葉線縫之。作兜鍪狀。名蓮笠。雨則偏覆之。并戲咏曰。欲展凌波步。先為行雨裝。擘羅深覆額。擁髻暗藏香。莫倚傾珠盞。應同裏玉囊。自憐嬌小甚。脈脈侍恩光。此事甚韻而製亦佳。當倣而行之。以當護花鈴耳。

不税愁

明吳文定未遇時。下第回。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轄關主政拘留。公不為意。以詩上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關者慙而釋之。

醉墨裙袖

楊用脩謫滇南。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祫。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賞妓女。購歸裝潢成卷。楊知之。亦以為快。

朝鮮使臣詩

吳漢槎兆騫。戍寧古塔。行筭攜徐電發釦菊庄詞一冊。成容若德側帽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二冊。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庄詞云。中朝寄得菊庄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

燃葉讀書

鄒公智十二歲能文章。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具。聚樹葉燃之。讀書達旦。年十六舉四川鄉試第一。鄉人聚觀。公馬上口占曰。龍泉菴內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第進士。授庶吉士。

友鶴山人

宏治中。四川周洪謨赴公車。泊舟邗江。夜夢一異人曰。吾即子前身也。號友鶴山人。姓丁。家維揚。後官南京翰林。以詩寄維揚太守王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恕得詩。集郡中耆老問之。方知丁鶴年即號友鶴山人。元末隱居。建文時。歿于成都。恕即以此復周。

箕仙

宏治初。馬浩瀾與王天璧泛湖。天璧善箕仙術。每吟詩有窘。即叩仙續之。常攜箕以行。浩瀾因請名之。箕既動。浩瀾問仙何名。書云。有事即問。問畢告名。浩瀾曰。捧瑞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趺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二公咸駭愕。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為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闕闈。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陽鶴。松柏西

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唐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已而箕寂然不動。

周韶落籍

宋時杭妓周韶。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蘇子容過杭。太史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檐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云。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時韶有服衣白。一座笑賞。述古遂令落籍。時楚與靚皆同席。楚贈詩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湖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靚詩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龍靚求詞

張子野老於杭。多與杭妓作詞。而不及龍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艷。獨憐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偏。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喜之。為賦詞一闋云。

鴛鴦樓記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為妓造鴛鴦樓。象山以為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

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于男子而鍾于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濱。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佩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

湯賽師

湯賽師居抱劍營。艷麗絕倫。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顏。有惡少詭為外方富民。部綱餗館其隣。行李焜煌。騎從甚都。一見交歡。呼酒酣飲。出歌婢佐之。惡少揮金不少吝。頃之復昇釵環條脫一巨筐。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可值萬緡。娼家大喜。受而緘之。留逾月。惟恐其去。一夕惡少曰。來日部中料理某事。欲夙起。賽師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覘之。寂無蹤跡。啟筐視之。燦然者皆偽物也。賽師愧鬱而死。

杏花有幸

宋趙清獻帥蜀。有妓簪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遇晚使老兵呼妓。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高聲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

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此念不過一個時辰。實未嘗往也。

掉書袋

宋党進。湖州人。本不識一字。朝廷遣進防秋于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敘別天陛。閣門使吏謂進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很。堅欲之。知班不免寫其詞於笏。脩進於庭。教令熟誦。進抱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聖容。厲聲曰。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幾至失容。後左右問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進曰。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

順時秀

元時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饌。都下傳為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元鼎如何。對曰。參政宰相也。變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及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

人妖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紹為妹賂隣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鞫之姓桑名翀年二十四自幼即縛足富貴家女與之私者如干人法司上其獄憲廟以為人妖置之極典

### 劫婚

吳下劫婚之說乃風俗最惡者凡已通媒妁而女家或有他意則乘夜劫去松郡黃浦東一小姓結婚已久兄嫂多方需索姑甚恨之遂與夫家通謀訂期內應夫偶以他故爽約其兄亦他適一夕嫂堅欲與姑易榻而寢姑不能違益因姑臥室稍近外嫂向與某僧密約赴會故也僧至解衣登牀嫂入盥洗而劫親者亦以是刻至排闥直入僧窘迫不知所為取被自覆其體衆呼噪劫之去將渡浦其夫出酒食欲與壓驚去被乃一少年僧也遽起躍入浦而死

### 木椎記

明松郡南門外某姓一妬婦。知婢懷姪。日夜痛毆。既娩身。逼令棄兒于水。婢不得已。將兒繫之木板。以釵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持木椎浣衣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援兒。椎忽墮水。流至妬婦門。為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即將木椎椎殺。妬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死也。後六年。拾兒之父偶至婢所。見木椎認為己物。婢問失椎之由。云為撈兒滾入波心。復問兒衣間有何物。曰有一釵。婢即日索釵視之。果前物也。携其子歸。張友蓮作木椎記。

徐文貞

徐文貞林居遘難。鄉人或踵門呼名罵詈。公曰。慎弗校。譬如犬噏人。人豈可噏犬耶。因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鄭婉娥

洪武初。松陵沈鳳儀韶遊九江。登琵琶亭。月夜聞歌聲。明日復往。亭中有麗人。冉冉而至。呼龍共坐。曰妾偽漢陳主婕妤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死。殯于亭側。隨命侍兒鉢蠅金雁取酒。歌念奴嬌詞曰。離離禾黍。嘆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駿荆棘裏。闋

遍幾番寒暑。劖戟灰飛。旌旗鳥散。底處尋樓櫓。啞啞叱咤。只今猶說西楚憔悴玉帳。  
虞兮燈前掩面。雙淚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慢苦。梅瓣凝妝。楊花翻曲。  
回首成今古。翠螺青黛。絳仙慵畫眉嫵。即昨日郎所聞也。口占一詩贈韶云。鳳艦龍  
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空殘壘。碧草寒煙鎖故宮。隧道魚燈油欲燼。  
妝臺鸞鏡匣長封。遇君莫話興亡事。淚濕胭脂損舊容。韶答之云。結綺臨春萬戶空。  
幾番揮淚夕陽中。重環不見新留襪。漢燕猶存舊守宮。別苑秋深黃葉墜。寢園春盡  
碧苔封。自慚不是牛僧孺也。向雲堦拜王容。相與話元末羣雄興廢。及偽漢宮中事。  
甚悉。臨別以金條脫為贈。同遊梁生傳其事。

碧石紗籠

宋小說載魏野同冠萊公遊陝郊某寺詩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湘  
山野錄云。添蘇長安名姬也。孫僅尹京兆日。魏野寄詩云。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  
是珮珊珊。孫愛之。以示添蘇。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于壁。野以事抵長安。  
孫邀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見其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  
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于側。別紀一絕云。誰人把戎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閒暇

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敬禮。二說不同。

馬都監

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詞數十曲。嘲郡邑同僚。弄及府帥。帥怒甚。因羣吏入謁。面數折之曰。君恃爾兄。謂吾不能治爾耶。彥齡斂板頓首謝。且請其故。帥告之。復趨進。微聲吟曰。居下位。即恐被人讒。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下句不屬。回顧適見兵官。乃曰。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遙笑而退。時都監倉惶失措。伺其出。詰之曰。素不相識。何故以我作證。王笑曰。不過借公叶韻耳。

墨鞋底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塗削。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以濃墨就加為鞋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故。億曰。此謂見別人腳跡。當時傳以為笑。

黠鬼

宋鹽橋李首者。販鹽出。亘四年弗反。其家憂其死于非命。往占之。皆云不吉。妻召僧

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視之。見李渺茫烟霧。宛如存日。問幼稚婢妾。且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黠鬼依人而見幻如此。

題趙文敏畫

趙子昂畫竹不減文與可。有出折枝一幅。索張白齋題。張遂書曰。先生畫竹滿人間。畫竹爭如畫節難。狼籍一枝湖水上。與人堪作釣魚竿。其畫遂不珍重矣。吳下有好事者。得子昂苔溪圖一幅。索沈石田題。題云。錦衣公子玉堂仙。寫出苔溪類輞川。兩岸青山紅樹裏。豈無才畝種瓜田。與張白齋同意。

三義

丹陽縣東關三里外。有閣巍然。萬曆乙丑進士荆某所建也。上塑漢昭烈暨關張比肩坐。顏曰三義。荆與董文敏其昌同年友。適至。張席閣上。飲甚歡。酒半。以書額請。文敏唯唯。然文敏留半月。以書法于文敏。皆欣然應之。終不及書額。荆復介某為言。文敏曰。二傑翼漢誼。雖兄弟。分乃主臣。竝坐竊所未安。某非恠情毫素。第吾輩詞臣。恐冒昧書之。無乃貽謬千古乎。一時服公高識。

明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壁。陳懲景文。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虛待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個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文東善書。故云然。

官樣

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鬧。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誦得何詩。執友曰。近得孫鳳州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

滕王閣觴客

辛稼軒觴客滕王閣。詩人胡時可通謁。閣人辭焉。呵罵愈甚。辛使前曰。既稱詩人。先賦膝王閣。有佳句則與坐。即題曰。滕王高閣臨江渚。衆大笑。再書云。帝子不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柳搖風。猶似當年舊歌舞。乃相與宴而厚賙之。

郭公碑

郭公碑以長而大者為貴。江南人愛之。以為琴几。郭公不知何時人。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若干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碑上有朱書曰。郭公碑。郭公墓。郭公逢若干百

戶巡撫差爾修月隄。臨時讓我三五步。亢百戶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既修隄後。遂呼為郭公磚。

孫骨碌

周櫟園書影云。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無臂手腿足。如蠶爪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坐卧啟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為用。生三子。長登進士。次幼為諸生。今且貳封矣。

老僧留偈

順治中。益都瀕神鎮善慶庵。孫文定公廷銓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箇臭皮袋。撒下無星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

清俸

王丹麓年踰四十。益復困頓。婦戲語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王曰。昊廬少詹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今天特頒清俸。義難獨享。願以共卿。婦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婦姓鄒。文學公遜女。十六歸王。布裙操作。客

至供饌惟謹。一日王欲留客。適無錢入謀諸婦。婦故難之曰。身所有祇此髮耳。惟君所裁。王曰。卿未嘗倩筆畫眉。顧乃假手截髮耶。婦笑拔簪付之。

### 倩扶

雲間諸乾。一名嗣郢。董蒼水于重陽後作神山之會。即彭仙人棲神處也。時婁東吳梅村在坐。連遣覓女郎倩扶。必不得。夜分。滬上張宏軒刺史來赴。投刺後。吳命以己車迎入。使者傳覆需兩車。人頗訝之。及至則挾一衣冠少年。光艷暗射。若薄雲籠月。人各却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

### 張湘曉

國初乙酉江南解元張湘曉九徵視學河南乞歸。康熙十七年歲舉博學鴻儒。冢宰郝恭定惟訥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遺懷云。虛名空好。羊公鶴肥遜深慚梁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賣生難。人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玉書性淡泊。從不食肉。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官廢子為明史總裁。湘曉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

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關闈

楊卯君字雲和。沈君善之。側室工于繡佛。其女闔闔。字宮音。尤能出新意。嘗墨繡顧  
茂倫濯足圖。尤悔庵題漁家傲一闋。其詞云。我夢吳江烟水皚。綸竿擬挂垂虹口。不  
道逋翁濯足久。枕且漱。滄浪一曲天如斗。深院玉人間。譜繡粉香妙寫溪山友。宛轉  
絲絲盤素手。林下秀。小名獨占毛詩首。

洞庭丐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則卧菴寺廡下。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腳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為真。悟到  
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  
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擔擔。明月清風底  
太忙。

蕉林書屋

梁清標玉立蒼巖。又號棠村。真定人。汪蛟門舍人曰。棠村公領尚書事。垂二十年。功